

江防總論
江防述略
海寇議

海防總論
江防集要
海防述略
海防集要

中華書局

海防總論

姜宸英 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江防總論（及其他六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—101—00894—1/K·367

海防總論

清翰林院編修姜宸英譏

國家混一區宇。聲教覃被。迄于無垠。唯是東南綰波而州者千餘里。一二狂孽。弄兵島嶼。烽烟時接。吳越閒至。不得安枕而寢。皇帝御宇之十八載。神謀潛運。削平反側。從疆吏請。以次用兵于臺灣。樓船直指繫組待命。厥角稽首。恐後遂略定其地。天子乃按輿圖。置一府三縣。設之官府。授職之易鱗介爲衣裳。于是依島之國。爲我邊界。海隅出日罔不率俾。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。雖詩書所載。何以加茲。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。閒尋覦臺灣居之。遊船入犯。飄忽南北。軍吏苦于奔命。康熙初。廷議以爲徙民內地。寇無所掠食。勢將自困。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。賊計果絀。降者接踵。二年立定界樁。連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。八年有詔稍展。縱民得採捕近海。十三年成功子經承閩叛。流居漳泉。

王師收閩。寇遁。疆臣再修邊備。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矣。十九年六月。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。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。以無主者俾之耕種。且曰方今海外要地。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。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內。計可萬全無慮。詔許之。閩界始稍稍開復。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。十月兵部議請各省開界。得旨。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。可給民耕種。諸要地防守事宜。其擇大臣往視焉。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。都御史呀思哈。往江南浙江。吏部侍郎杜臻。內閣學士石柱。往福建廣東上面諭遣之。許以便宜設防守。

事竣奏聞。世鑑等往會督撫巡視，遂盡復所棄地，與民各就地險易，撥置兵戍，疏上報可。自是沿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、寨堡關隘，皆改設于外，略如明初之制。民內有耕桑之樂，外有魚鹽之資，商舶交于四省，偏于占城、暹羅、真臘、滿刺加、津泥、荷蘭、呂宋、日本、蘇碌、琉球諸國，仍設榷關四于廣東島內、福建漳州府、浙江寧波府、江南雲臺山，置吏以莅之，使泉貨流通，則奸萌自息。此上策也。而諸番緩耳雕腳之倫，貫領橫裙之衆，莫不累譯款貢，叩關蒲伏，請命下吏，凡藏山隱谷，方物環寶可效之珍，畢致闕下，輒積于內府。于是恩貸之詔日下，德澤汪濊，耄倪歡悅，喜見太平，可謂極一時之盛。然而帆檣接于內地，則盜賊生心，互市通于外國，則狡蠻思逞，此前代已事，始未嘗不警戒而後稍弛防，患輒中之。宜皇上之惓惓南顧，慮此至重也。始明太祖吳元年，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，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。洪武二年，命參政朱亮祖、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，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。七年詔以靖海侯吳楨爲總兵都督僉事，俞顯副之，領江陰、廣洋、橫海水軍四衛舟師，出海巡哨，所統京衛及太倉、杭州、溫台、明福建漳泉、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，事權專而責亦綦重矣。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于家，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，和至浙，則建議北起乍浦、南汔浦門，築廻二千里，設九衛置五十九城，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，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城，置巡司四十有五，按籍練民兵十餘萬，戍竝海衛。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昌巡視兩浙城隍，簡閱軍士，又命魏國公徐輝祖、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，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，請徙廣屬逋逃墾戶爲兵，增設依山礮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于要害山口，海汊立堡，撥軍

戍守。詔從之。而命傑董其役。故閩廣江浙。一切海上阨險城堡。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。蓋是時中國數被倭。二年寇山東。竝海郡縣。又寇淮安。三年寇山東。遂轉掠浙閩。自後南北竝受其患。太祖深憂之。先後設衛所屯軍。所轄于衛。衛轄于都司。而總屬之五府。其卒伍之設。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。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。衛列五所。及衛鎮撫軍。凡五千五百有奇。各衛屯田軍。率十分其七。守城三屯糧。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。而官征其什之一。軍屯錯列。分堠而守。自粵抵遼。袤八千五百餘里。烽火相望。而竝海以南。迫近倭故。其戰府備尤密。云廣東瀕海之府八。其六府分爲三路。東路惠潮接壤閩疆。商舶通番所必經也。左挈惠潮。右連高雷廉。而爲中路者。廣州倭寇衝突。莫甚于東路。而中路次之。西路高雷廉又次之。高雷廉西物貢道之所從入也。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。福建設水寨五。在漳州曰銅山。泉州曰浯嶼。興化曰南日山。福州曰小塹。福寧州烽火門。皆控制于海中。浙江立沈家門水寨。兩浙衛所戰艦協哨。南哨至玉環烏沙。北哨至馬蹟洋山。而歸重于舟山定海。江南之邊海在蘇松。松有海塘而無海口。其要在陸。金山衛爲之衝。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。各設水兵堵禦。而崇明爲賊所必經也。故兩處皆設重兵鎮之。至狼福山與關山三江相呼應。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。江北之戰水陸竝用。登萊三營連絡。曰登州。曰文登。曰即墨。其外島嶼環抱。迤邐以及遼陽。而金復海蓋。旅順。各衛星羅碁布。足嚴守望。此其大凡也。自成宏後迄嘉靖初。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。邊備廢弛。衛所屯田。并兼豪右。軍戶亡耗。不復勾補。水寨移于海港。墩堡棄爲荆榛。哨船毀壞不修。而奸民逸囚漁人蟹戶。咸伺隙思釁。勾引山城失職之貢使。嘯聚稱王騷。

然蠢動。一旦鋒突四起。武夫喪氣。抱首鼠竄。賊無亡矢折刃。衄踧跼。徧于江南。城野蕭然。白骨填路矣。然後謀臣猛將。分道出鎮。增兵設屯。人人扼掌而談戰守。起壬子至癸亥。首尾十餘年。中國始得安息。此浸失祖制之故也。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。夫謂之海防者。則必宜防之于海。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。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。更番出洋哨守。海外諸島皆有烽墩可泊。後弛其令。列船港次。浙東于定海。浙西于乍浦。蘇州于吳淞江及劉家河。夫乍浦灘塗淺闊。無所避風。吳淞江口及劉家河。出海紆迴。又非海防要地。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。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。則三山鼎峙。哨守相聯。可扼來寇。而又其外陳錢諸島。久爲賊衝。三路之要。宜以總兵屯泊其地。每于風汛時。協軍巡哨。使不得越島深入。則內地可以安堵。總兵俞大猷亦曰。倭自彼島入寇。遇正東風。經茶山入江。以犯直隸。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。遇東北風。必由下八山、陳錢、清水、馬蹟、蒲嶼、丁興、長途衢山、楊山、普陀、馬墓等嶼經過。然後北犯金陵。西南犯浙江。請于浙江。共設樓船。蒼船數百隻。分伏諸島。往來巡探攻捕。名之曰遊兵。而遠遏之于大洋之外。議者多是之。或謂海棲經月。必有颶風。掩崖複嶼。廉厲侔劍戟。不可下碇。癸丑愈大猷。圍王直于馬蹟。蛟龍驚砲起。幾至覆沒。師旋賊逸。乙卯秋。浙直會兵大衢殿前。邀賊歸路。暴風雨大作。飄舟以萬計。是邀擊海上之難也。蓋倭從南來。晝行夜止。依山棲宿。始至必泊陳錢。次馬蹟。次大衢。次殿前洋山。若驛傳然。可逆數知也。然海波無際。賊覩知諸山有備。東西南北。何所不適。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。舍山泊泛大洋。多得全逆。知死地不避。寇知豈出其下哉。故必依此。

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。潛師伺敵，發無不中。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，利害相去懸甚。右通政唐順之疏曰：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，是造物者特設此險，以迂賊入寇之路。蔽吳淞江定海港口，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，至今可考。今宜于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暫駐崇明舟山，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，晝夜揚帆環轉不絕。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，副使譚綸甚善其說，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，止可出哨，不能設守。蓋海戰之弊有四：萬里風濤不可端倪，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；官有常汛，使賊預知趨避二也；孤懸島中，難于聲援三也；將士利于無人掩功，諱敗四也。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，後人以應援不便，移其三于海岸，致寇無門庭之限。議者謂宜復如舊制，或謂復之不便，而信國經營浙海，棄下八山不守，謹置汛于沈家門，人卒便之。非江夏之先見，不逮信國、浙閩之勢異故也。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，蕭條無居人，得採捕小民嚮導以來，近岸常無覺者。自嘉靖乙卯後，禦洋之法立，哨探嚴緊，官得預備，則藩籬之守，其法終不可廢。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，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，斯策之最善。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。初日本之犯中國，山東寧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，及嘉靖之亂，首犯福建，以及浙直而延蔓于淮揚，獨山東竟未嘗被兵，何也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，置戍猶少，故寇時蟠入，然東南猶不免焉。迨防守既密，南北少事，承平日久，士卒生長南方，風土脆弱，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，兵力散渙，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，寇來獲少，所失亡多，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，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，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。其時召客兵募土著，徵調煩苦，民力大竭，必待

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。本朝創業，徵都指揮千百戶之兵，而概統于將軍提督總鎮，分領于城守協鎮以下，大者宿兵累萬，次亦數千，各城保守要害，清野以困跳浪之賊。如是者三十餘年，而卒制其命。賊不能以流劫郡縣，生民不致大困者，兵力之出于一故也。時勢不同，代各異制，考之于古三代以前尚矣。秦命南海尉任囂築瀘口漢陽，嘉中亦詔緣海益屯屯兵，盜賊至晉咸和間，趙將劉徽帥衆數千，浮海抄東南葛縣，殺南沙都尉許儒，南沙今常熟縣地，尋寇婁縣武進鄱鑑擊卻之。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，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。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，始入會稽上虞，終于廣州始興。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。時謝炎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，率徐州文武戍海浦，今自龜山而東，至閩風石堰、鳴鶴、松浦、蟹浦、定海，皆其地。劉裕成句章，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，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，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，則其戰守皆在吳越之間。史記恩會一走郁洲，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，而未嘗逸出爲民害，然則海防之亟于江南舊矣。顧其制不概見，考宋時嘗于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，以瞭望聲息，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。至有明之世，建置詳矣。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，各省會哨海界，及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，然後備列今制，別爲篇如左。嗚呼，強弱因乎時也，盛衰本乎治也。明太祖不勤遠略，來則撫之，貳則絕之，選將練兵修備，日如寇至，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，後人反是，卒以召亂。今皇上端拱於穆清之上，闇昧幽阻，罔弗耀以光明，以故天威所震，陸馨水慄，猶數諭邊吏慎固封守，毋敢邀功生事，疆場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上德意。今坐享太平，視所經略若織悉過計，一旦有事，

舉而措之。成法具在。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可測量。而以遺萬世子孫之久安長治者。豈其微哉。臣所撰次。依海道所經。自廣東西路始。福建、浙江、江南、登萊、天津衛、遼陽。以次及之。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。自爲一卷。其沿海山沙、寇船入犯分合、日本輿地。皆有圖。